

CPPH



展望文库

CHINA PROSPECT PUBLISHING HOUSE

费孝通 著

费孝通
外访杂写



外 访 杂 写

费孝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外访杂写

费孝通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60千字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050-0261-9/C·18 定价: 3.10元

21933

726/17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展望文库》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马 宾	王子野	冯之浚	边春光	伍 杰
江泽民	许力以	孙维本	余也鲁	李铁映	严文井
何 康	汪道涵	郑拓彬	费孝通	钱伟长	徐铸成
唐 克	高扬文	陶大镛	梅 益	童大林	曾宪林
魏玉明					

展望文库

DR11/28

《展望文库》编委

名誉主编：费孝通

主 编：阮 波 冯之浚

副主编：阎达寅 张念椿

编 委：王万菊 王林甦 冯尔明 冯 凭 冯之浚

冯正虎 冯郑州 冯连惠 刘 吉 阮 波

李 蓬 何庆华 林 超 张又庚 张念椿

张 溥 杨牧之 陈越光 赵含坤 贾宗谊

聂 平 阎达寅 顾作华 魏龙泉

展望文库

• 编者献辞 •

《展望文库》，这套大型丛书面世了。

她将以新颖的选题，追求真理的气质，探索人类未来的道路，记述一代新人对祖国的热爱……希望能推出一本本闪光夺目的新书。她，凝聚着我们的希望和心血。

20世纪的80年代，展现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飞跃出新面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的出现，引起了当今世界人们的瞩目。在迎接这场世界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中国展望出版社不失时机地邀请学术界、科技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探讨编选出版这套大型丛书，实在是非常适时的。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推敲、选读、评议，终于将选题方向明确了下来。初步定为四大类：

(一)经济学类：拟组编世界性经济问题论著，如预测学与未来学方面的名著；宏观经济技术的战略研究论著；当代国际经济、人口、资源等问题以及改革方面的论著，系统工程及管理科学方向的论著。

(二)社会学类：有关领导科学方面的论著；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论著；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改革方面的论著，社会信息化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著。

(三)人文科学类：从全民族宏观出发，提

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海外炎黄子孙热爱祖国，与此同时引进世界优秀文化，传播新思想，引导观念改革方面的名著。

(四)科学技术类：国际新技术方面重点精选出版：超导体研究、微电子革命、计算机新技术、生物工程、光和激光技术、光纤通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平衡、海洋开发动向等重大著作。

《文库》力求以新颖的思想、重大的题材、严肃的学风、活泼的文采来吸引读者，以使广大读者开阔视野，得到新知识，去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搞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库》的构想得到了学术界前辈们的赞赏与支持，也得到了中青年知识界的关注与期待。

我们竭诚希望编者、作者、读者携起手来共同来办好《展望文库》，使她成为时代的召唤。

阮 波 冯之浚

前 言

费孝通

这本《外访杂写》包括30篇短文。它们都是从过去出版的书和刊物上发表的国外访问记里挑选出来的。很难说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限定的篇幅内，理出了一些自己看来还顺眼的作品，按年代安排了个次序，前后跨越44个年头。

编完了这本小册子，心头突然浮起了早年看西洋景和读《镜花缘》的联想。后之视今其将如今之视昔？所以在书前写几句话。

当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我的学校和城隍庙只隔开一条小河。每逢节日，城隍庙里常有戏班子来唱京剧。锣鼓一响，我们这些小學生就象热石头上的蚂蚁，坐不住了。下课铃一响，一轰过桥。其实我至今还欣赏不了京剧。对台上的戏兴趣不大，吸引力是来自台下的小吃担子和场外的西洋景。

现在年轻的读者，可能有许多不知道西洋景是什么了。当时有走江湖的“文艺服务员”挑了一担“流动画片展览”，在热闹的集市、庙会等等场合，就地搭个“简易棚”，把配有放大镜的匣子安在架上，孩子们只要花一个铜币，就可在一个镜口看放大的画片，一联可看十几张。从这些画片，我看到了学校教室里只听先生讲而看不到的许多新鲜事物，好象车头冒着烟，象蜈蚣般一节联一节的火车，还有几匹

高头大马拉着有大轮盘的车子，车上坐着带高帽子的车夫，后面还有穿大裙子、束紧了细腰、黄头发的洋婆子和长着一双眼珠圆溜溜的洋娃娃。这些是我们在乡下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洋玩意儿，给我的印象过了六七十年还忘不了。

《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写的一部充满海外传奇的长篇小说。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君子国”、“女儿国”、“穿胸国”等“国际知识”大多是从这本书里扩散出来的。小学生念这样的小说，一知半解，不认得的字就跳过去，让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空白。这里读到的异国风光，至今犹在目前。可惜我的藏书全部作“四旧”破掉了，不然今天还想拿出来和我这本《外访杂写》对照着看一下，这面镜子里的花朵和我究竟有什么因缘。

讲起西洋景和《镜花缘》真是老头儿说古话了。其实算一算年岁，在我对它们大感兴趣时离今还不到一个花甲之差，离我写《初访美国》时相差还不到二十年。时差算不得长久，世差却太大了。冒烟的火车头在外国大多已进入了博物馆，就是在我们国土上拉客车的车头这几年也不再冒烟，火车不生火了。大裙子的洋婆子只有在戏台或电影里还时有出现，海滩上则已小到无可再小了。看来只有洋娃娃眼睛还是那么圆溜溜逗人喜爱。想起这些，不能不有点惊心，世界变得这样快。

世界在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变。这本小册子里写出了这个在变动中的世界的一些镜头，更重要的也许为我们提供了象我这样一个活了近80年的人世界观怎样变化的标本。我想起西洋景和《镜花缘》，因为这是我接触国外世界的起点。如果有人想解剖这个标本，最好是从起点开始。

我不敢说，在这个世纪的20年代，我还在小学里时，

西洋镜和《镜花缘》是有代表性的信息来源。这时在首都已发生了五四运动，时代的先锋早就越过了乡间小学生的水平。但是也应当承认，这种现在大家都觉得荒唐可笑的世界观确曾在前一个世纪里普遍地存在过。它的根子扎得很深，不仅到这个世纪初期小学生们还得靠它来认识外边的世界，现在是否已经云消雾散，可能还不易肯定。

如果以这个出发点来对照这本小册子里所看到的我的世界观，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什么变到什么呢？允许我自己用笼统的话来说，是从感情的反应进入了理智的探索。这应当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根本的变化。评价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如果只以它合不合自己的胃口来作反应，合则说好，不合则说不好，那就是感情的反应。一个人最初接触到和自己不同的文化时，凭个人好恶而感情用事，那是免不了的。只有感情用事碰了壁，吃到了苦头，理智才能出头。理智出头就是要动动脑筋，看看跟我碰壁的对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感情反应是容易的，好恶之心人皆有之，呼之即来。用理智来认识客观事物却不简单了，要端详、要观察、要捉摸、要思考、要验证。这个理智活动的过程即普通所说的探索。

我手边已没有《镜花缘》这本书，无法去查考，作者有没有交待，为什么提这个书名。望文生义，镜中之花应当说是实物的反映，并非主观的虚构。这和早年我读过的英国小说《大人国、小人国》不同，前者是“写实”，后者是寓言。用写实来要求《镜花缘》，以现有的知识来评判，应当说是荒诞无稽。但凡是反映实际为目的探索，总是有事实上的限制。反映事物的镜子是人的头脑，而人的头脑不是仅有理智，它还包含着感情。真伪之外，还是好恶。何况理智要有观察为根据，而观察不可能不在有局限的时和空中进

行。所以凭理智来认识世界，只能说是探索，探索的结果是否真实，大可留有余地，不妨包容着不同程度的荒诞无稽在内。《镜花缘》的失实，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我这本《外访杂写》中有多少虚构就得等以后的人来说了。

我说这小册子不过记下了我探索的过程，但探索什么呢？要用一句话答复这个问题，难为了我。现在看来，我这四五十年心里确是有一个疑问在烦恼我：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这是个大题目，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出现巨大的灾难。

人类是这个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地球上各处出现的一种动物。人比其他动物强，强在他们不但能群居，而且创造出了一个分工合作的系统，建立起一个社会秩序。靠了这个特点，他们世代代积累知识，改造自己和改造自然。在近一百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个体系更没有完善。没有完善的意想是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多和一之间还没有协调好，矛盾重重。矛盾的性质错综复杂，一时还理不清。但有一条是基本的，大大小小的群体之间，尽管生活上已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但是心理上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甚至还要以我之是强人为是，以我之美强人为美，一句话，相互不理解，相互不容忍。这个“多元一体”还少一个共同的基础。怎样使人群间能相互理解是我要探索的课题。

要使各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非，好恶的各种人

群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尊重，我认为首先得通过理智的探索，去认识不同的由来。明白了各有各的理，才能求同存异，多元一体才能成为一个和平的格局，也只有建立了这个格局才能保证人类继续是宇宙发展的先锋。

我从“另一道路”开始到“清水人形”探索了四十四年。“冯唐易老”，转眼快到八十。课题刚刚展开，生物的极限已经临近。我不过是我这个时代的西洋景的挑担郎，李汝珍一流人物。物换景移，让后来者踏着我們一代代的足迹去探索人类怎样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课题罢。

1988年2月4日

目 录

前 言.....	费孝通 (1)
1943 初访美国	
人生的另一道路.....	(1)
自由之邦的传统.....	(9)
文化的隔膜.....	(17)
老而不死.....	(23)
鬼的消灭.....	(32)
男女之间.....	(41)
余笔.....	(50)
1946 重访英伦	
行前瞩望.....	(56)
拉斯基教授没有败诉.....	(65)
英雄和特权.....	(74)
为了下一代.....	(83)
访堪村话农业.....	(91)
1979 访美掠影	
释题代序.....	(98)
斗智的世界.....	(104)
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108)
博闻强志的电脑.....	(113)

应用压倒理论.....	(117)
1981 写澳大利亚	
一夜过了一夏.....	(122)
在世界中心之外.....	(127)
这是好运带来的么?	(134)
翻过这不光荣的一页.....	(140)
尽是他乡之客.....	(147)
1982 英伦杂感	(154)
1984 访日杂写	(162)
访日杂咏.....	(162)
能登三日记.....	(170)
1985 港行漫笔	(184)
1986 英伦曲	(202)
1987 东行杂写	(205)
难得此 闲情.....	(205)
访日记吃.....	(206)
记清水人形.....	(213)

初访美国

1943

费孝通

1

人生的另一道路

十多年前，我接到过庆堃的一封信。庆堃是我在大学时期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毕业就去了美国。这封信是他初到美国时写给我的。信不知已丢到哪里，可是我还是很明白地记得信上的话。他说：

“我已从西岸到了东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觉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长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住惯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个异邦天地。不过，我真希望你来看一次。在这相当单调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说不单调？每个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连小镇也都是都市的缩影！）你会觉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你只要想一想：这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不，从每个都市小镇说，三四百年在美国还算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人类会造出这一个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业。什么巨业？在这

万里草原上造下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你尽管可以不承认这是个艺术品，其实你若不被羡慕蔽了眼，清洁的街道，没有臭气的路角，平凡但实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棱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吊胆脚下的污泥和路边的扒手……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认这些，你也绝不能忽略了在这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创造力！

“我们小的时候，伏在屋角里看蚂蚁搬家，看它们忙忙碌碌地衔泥筑窝。引诱着我们童心的岂不就是这宇宙里含着的那股创造力。我们有时故意地用了我们超越蚂蚁的力量，给这些小生命来一个无妄之灾；一投足，一举手之间，把它们所创造下的一切捣乱成稀烂的一堆；我们觉得高兴了。这高兴也不就是出于我们在和蚂蚁的较量比力之下，所发现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象一条长蛇似的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童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有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此，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我真愿意你在这里，我怕你在乡下住久了会忘记这种潜在于我们人类里的创造力。我记得你有一次从乡下调查回来，曾经很得意地和我谈，你好象发现了什么新鲜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烛都点完了，还不肯住口。你说：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乐，他必须要能在手边所有的文化设备中去充分地求满足。满